

董必武 李富春 等著

三 萬 字 稿

【珍藏本】

下



● 上海人民出版社

A3D966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出版说明 | 001 |
| 关于编辑的经过 | 编 者..... 001 |
| 二万五千里目录 | 004 |
| 出发前 | 必 武..... 012 |
| 出发的前夜 | 彭加伦..... 016 |
| 暂别了！江西苏区的弟兄 | 富 春..... 019 |
| 珍重 | 定 一..... 022 |
| 离开老家的一天 | 小 朋..... 024 |
| 别 | 彭加伦..... 030 |
| 突围的第一仗 | 谭 政..... 034 |
| 第六个夜晚 | 艾 平..... 037 |
| 追 | 彭加伦..... 043 |
| 胜利后的一幕 | 加 伦..... 045 |
| 夜行军 | 富 春..... 052 |
| 夜行军的一幕 | 筱 篷..... 057 |
| 聂都游击队的记述 | 张云逸..... 063 |
| “泥菩萨” | 筱 篷..... 083 |
| 大王山上行路难 | 加 伦..... 092 |
| 终于占领了 | 艾 平..... 097 |
| “没有到敌人呀！” | 斯 脱..... 103 |
| 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 | 艾 平..... 105 |
| 占领宜章城 | 斯 脱..... 109 |
| 干事去 | 加 伦..... 112 |
| 粤汉路旁 | 小 朋..... 115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由临武至道州 | 耿 麟 | 120 |
| 休矣飞机 | 艾 平 | 134 |
| 从两河口到马蹄街 | 艾 平 | 138 |
| 烧死了两匹马 | 艾 平 | 145 |
| 道州城的一瞥 | 加 伦 | 151 |
| 苗子的神话 | 彭加伦 | 156 |
| 紧急渡湘水 | 李雪山 | 159 |
| 在重围中 | 莫文骅 | 161 |
| 最后的一道封锁线 | 谭 政 | 170 |
| 广西徭民 | 郭滴人 | 174 |
| 老山界 | 定 一 | 178 |
| 放火者 | 陈 明 | 185 |
| 一个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 | 艾 平 | 192 |
| 渡乌江 | 刘亚楼 | 194 |
| 红四师强渡乌江的故事 | 艾 平 | 214 |
| 遵义日记 | 何涤宙 | 217 |
| 我失连络 | 李月波 | 227 |
| 向赤水前进 | 谭 政 | 240 |
| 病员的话 | 加 伦 | 246 |
| 娄山关前后 | 雪 枫 | 250 |
| 遵义追击 | 舒 同 | 273 |
| 一天 | 莫 休 | 277 |
| 扩大红军 | 翰 文 | 296 |
| 残酷的轰炸 | 小 朋 | 303 |
| 茅台酒 | 熊伯涛 | 312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三过遵义 | 陈士榘 | 317 |
| 南渡乌江 | 萧华 | 322 |
| 夺取定番城 | 陈士榘 | 325 |
| 北磐江 | 邓华 | 332 |
| 禁忌的一天 | 童小朋 | 336 |
| 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段片 | 王首道 | 343 |
| “五一”的前后 | 莫文骅 | 349 |
| 由金沙江到大渡河 | 莫休 | 362 |
|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| 一氓 | 407 |
| 小茅屋 | 曙霞 | 455 |
| 渡金沙江 | 曙霞 | 456 |
| 一个人带一根绳 | 曾三 | 464 |
| 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| 文彬 | 468 |
| 十七个 | 加伦 | 489 |
| 泸沽到大渡河 | 刘忠 | 493 |
| 一个忠实的革命裸裸 | 廖智高 | 496 |
| 铁丝沟战斗 | 邓华 | 500 |
| 真是蛮子！ | 谢觉哉 | 503 |
| 飞夺泸定桥 | 加伦 | 507 |
| 抢芦定桥的经过 | 罗华生 | 516 |
| 抱桐岗的一夜 | 觉哉 | 521 |
| 回占宝兴 | 黄镇 | 524 |
| 大雨滂沱中 | 莫休 | 526 |
| 卓克基土司官 | 觉哉 | 534 |
| 芦花运粮 | 舒同 | 537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番地打鼓的生活断片 | 莫文骅 | 544 |
| 还不算空手 | 周士梯 | 549 |
| 吃冰琪林 | 周士梯 | 554 |
| 瓦布梁子 | 拓夫 | 557 |
| 波罗子 | 童小朋 | 563 |
| 波罗子 | 王辉球 | 571 |
| 松蕃的西北 | 莫休 | 575 |
| 绝食的一天 | 何涤宙 | 609 |
| 从毛儿盖到班佑 | 必武 | 613 |
| 通过草地 | 曙霞 | 616 |
| 番民生活鳞片 | 觉哉 | 627 |
| 俘掳兵的一束话 | 周士梯 | 630 |
| 突破天险拉子口 | 杨诚武 | 638 |
| 榜罗镇 | 定一 | 649 |
| 过单家集 | 翰文 | 655 |
| 不识相 | 莫休 | 659 |
| 长征中走在最后头的一个师 | 周碧泉 | 667 |
| 艰苦奋斗的红五军团 | 黄镇 | 672 |
| 艰苦奋斗的五军团 | 李雪山 | 676 |
| 铁屁股 | 张际春 | 678 |
| 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 | 李治 | 681 |
| 女英雄 | 必武 | 692 |
| 医院生活 | 徐特立 | 695 |
| 长征歌 | 定一 拓夫 | 703 |
| 红军入川歌 | 定一 戈丽 | 705 |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-----|
| 打骑兵歌 | 定一 | 黄镇 | 706 |
| 两大主力会合歌 | 定一 | | 707 |
| 再占遵义歌 | 莫休 | | 708 |
| 凯旋歌 | 莫休 | | 709 |
| 渡金沙江胜利歌 | 彭加伦 | | 710 |
| 战斗鼓动曲 | 加伦 | | 711 |
| 提高红军纪律歌 | 加伦 | | 712 |
| 到陕北去 | 彭加伦 | | 713 |
| 乌江战斗中的英雄 | | | 714 |
| 安顺场战斗的英雄 | | | 715 |
|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| | | 716 |
|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 | | | 731 |
|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 | | | 732 |
| 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 | | | 733 |
| 作者简介 | | | 743 |
| 关于《二万五千里》眷清稿本形成和流传情况的几点说明 | | | |
| 李伟国 张 岚 王锡荣 许仲毅(执笔) | | | 753 |

從金沙江到大渡河（長征回憶的一段）一氓

一金沙江

長江的主源是金沙江，要和岷江在宜宾（叙府）會合，以下才稱作長江。想從瀘州，後來是宜宾渡江到四川的企圖，沒有實現，湊了一個大彎，終究達來了，從金沙江過來的。這一遍大的迂迴，對全世界的軍事學家，都是一个奇蹟。就是親自定這個計劃，執行這個計劃的同志們，今天想來作一個戰畧的說明，都是不容易的。就是在这个隊伍中的許許多的戰備員，我就是一個，在那時，在迂迴當中，都看不出推想不出行動的方向來。神秘莫測的迂迴！

金沙江上搭浮橋，歷史上是沒有這樣的，清軍的努力，第一個筏子還不曾拴得穩，便沖走，只有槳渡。由臨南關（雲南元謀縣）直馳一萬八千里，太陽落坡的時候，到江邊。熱渴裝昏，在江南岸的小村裡買了一根甘蔗，醉不了喝，在渡船上，任憑你有薪水三千，薪水亦取一瓢飲之，這才心往涼一下，同卦之後，有後進後續前的；有嚮南

斧斬成的。我住到北岸，坐在江边，在金沙江內河里洗了脚，用金沙江的水洗了脸，吃了施引僚同志替我們準備下的金沙江邊上生長的雞，回到賓川裡睡覺。在甘肅陝西看慣了往來的官，金沙江岸的官雖然比起陝甘來是不像樣，但那時頗有新奇之感，首先就是遠足理起的名，機捷藏身。可是，沒奈何的很，江的兩岸都是高山，夾在江底的，流在江面的，是一股一股的逆風，加之開在一個人造岩洞裡，蒸溼氣均，不消半夜，睡也無從睡起，便和施引僚同志扯山海經。

“怎麼佔領這個渡口的？”

幹部固之一舉，由參謀長白承同志帶領，前天晚上到達河邊，拂曉就捕了一隻船，很早很早渡過去一排人，預先偵察清楚，曉得在故寧大理二城並沒有什麼人馬，只有一個收稅的厘金卡子。首先就去敲這個卡子的門，那些傢伙還在夢中，敲門的時候，當然不十分客氣，似乎打碎了他們的美夢，還大聲一頓皮氣才開門。等到一開門，前面站着一群武裝的不速之客，才驚訝着那裡

來的紅軍。劉文輝裝下兩船都靠左岸的通令，還原封不動的沒有打開。

佔領了渡口，就準備架浮橋。江的流速倒不大，困難問題是很深，沒办法拋錨，架橋材料也難尋找。江面的寬度有六百米達，筏子沒依託，後來在圓架門橋，但竹片子沒有勁，布拉的繩索也不够，劉國志把上下游，南北岸，都跑了一遍，也沒更好的適宜搭架橋的渡口，橋架不成功，最後的決定還是用橋渡。船還大，一次可以過一批人，一共有六隻船。原來大家對於金沙江的考證，都很缺乏，即四川志中，很少到過金沙江的，至多是宣賓望一望，那其岷江文匯的王洋大流；上流是什么樣子誰也不得其詳，結果便是憑聽傳說，甚至有說有好几千里寬。實際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，這樣的河流也過的不少，只是其寬不能架橋，其深不能往渡，淺水蕩漾的是要正原罪了。

原來一三兩軍團，還分在綏寧渡的上下游，各自去佔領一個渡口，但因為敵人預先有了準備，或者

是把船沉了，或者是不是把船靠在北岸，都是譖謠與嘆，沒有佔領成功，後來就是一個渡河處，六隻船載過了红军全部。到四川只有九軍團是從另一個渡河處過來的，他自從渡烏江隔斷後，現在重新合起來。

红军就是這樣過了金沙江，說來或者有人不相信。

一、二、於廊鵝奮鬥

二、到通安

渡过了金沙江的第二天，早晨还没有出渡的消息。天氣是慢慢热下去，石洞再也住不了，就移另一个石洞的迴廊去，有輪船上一樣的窓眼，实在是极眼，可以通风，稍微透一口氣，多几个蠅子也不在乎，鋪起油布睡覺的河南岸的一部份也來了，迴廊上增加了。雪峯 彷彿，我仍昨天还住在不同的省份四川和雲南，有一夜帶水三隔。

还有莫睡得滿意，出渡卻全秉了，听说有香魚買，也来不及去买，急忙整裝走路，说是到通安，五十里。到通安是顺着一条溝上去的，在溝裡还可以喝到清涼的涧水。一爬上山，山名四大酸山，山頂一望，全无路，登上最高，整個山頂沒有半滴水，沒有半根樹，沒有半片風，太陽絲毫不放鬆的照着，頗有沙漠的感覺，不知比西遊記中的大嶺山何似！據說沙漠漫有山，試向山下山有什么關係，反正没有水喝，沒有風吹，在休息的當中有老百姓一頂一擔的挑水上山來，他投杖的換了一汪財，大家是拿着喝

了半碗水，休息了又爬，又休息（找水喝），又爬，在这个沙漠感覺的凶险中大约有四十多里路了，前面嘯嘯的响着枪声。敌情不明瞭，虽然怎么樣打仗不關我的事，到打如何程度，却不得不向一向。此時太陽已經落坡，熱的感覺，已變成看打仗去的情懷了。

再爬一个小山坡，到干部團的指揮陣地，陣地上前後左右，挤滿了的人，除了附近直击砲陣地的射手和團的指揮員，（陳室）及其他大數參謀司等員，通訊員之外，一大部份是觀戰的，我本算成其中的一个。首先得清楚敵情，敵人三兩營，或說一團，旅駐金理 劉元璋部，在干部團夾兵庫，到通安街上的時候，他先一步腳入進通安街，正在休息，利用乘勢一個襲擊，就把敵人壓出通安，繳了他兩尊迫擊砲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據另一報告說，敵人向干部團陣地右側移動，目的指揮員，恐怕孤軍深入，受敵人的包圍，同時怕和

经車渡左隊失聯後，就沒有乘勝追擊，相反的，還把隊伍撤回來路距通安兩三里的山上，佔領陣地，一變而為防禦的姿勢。這就是我上到指揮陣地觀戰以前的大畧情形。

敵人向我方右側移動，企圖包圍的消息，並沒有證實，還是從正面反攻過來。對面上山隱約的淡白色的人影，跑來跑去，槍聲很疏，子彈飛過而產生喘的聲音，沒有把嚴重的緊張的空氣，帶進到聽覺中來。忽然我們在敵人陣地的山腳下的幾個連，從幾個方面，仰攻上去，槍聲依然很疏，比較動人的一兩個手榴彈的爆炸聲，不上五分鐘，已經得手，敵人繳械的繳械，逃跑的逃跑，在指揮陣地上看得很清楚。總以為還有什麼反击，再來一個反击，再來一個包圍，就是看不見，聽不到砲聲也好。號音吶亮的吹徹山野了，我不懂，向別人是什麼號，大眾都歡喜起來，似乎便戰才結束了。

恢復到現戰場，從自己的陣地到敵人敵陣地。

不算一場惡戰，說不上什麼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山櫻到山頂，納着一寸敵，兩三寸的淡白色的軍服

的人，军服上沾染着红的血，在不同的地方，看不清究竟是子弹穿过的洞是腰间还是胸上。有些角上没有，摆着子弹带，撮着背心，还凹出有步枪的枪柄，不规则的东西是有人枪着，尸首他一眼，让他打掃战场的大鬼东招呼吧，虽有一两但他的手瘦瘦的弱着的，但事已十分明显，他已不在希望的门内了。董要由三个燎糊的黄色的五角星，依些横在镇长的左右，認識出来，亦躺着，失去在士兵面前的威武，走过他面前的人，不过骂他的“胜利的口音叫出一旁：“啊！打死他一个营长。”

山坡的东面，政治科首先守着梁十伯傅，许多包围着他们向后走，人的口音也听不出一个端绪出来。只敢混了一个半枪管，自己一个士兵连是劉大珪自己带来的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后续的增援，也没有更多的部队要包围我们，他如審慎的判断一下情况，不退到後來的阵地，一直通向更远下去，虽无法捉拿劉大珪，但胜利也不止此，就战而死的是外孙。

通安市上，莫有直起的暮烟，山色却在四围渐渐的黑暗下来，想淹没这一幅战後的蜀劇。顺着一条僻径，我们向下通安去。俘虜也不得不向他们的同僚作永久的离别，在政治科學生的後面，跟着下了山。前面一陣擾嚷，出潰的散兵再繳出兩支駁壳枪來，俘虜的列行中又加進去兩個數目。

進通安街，找着宿营地時，那真是山找，因為設營員、豈有此理的不肯帶路，倦意已經壓上眉尖，雖然還飾有勝利的興奮，和一餐晚飯的慄急。

(一月十六日奎通，去年今日正在遵義)

三、会理郊居

在通安休息了兩天，這是回渡烏江後僅有的休息。五月九日進至距会理十餘里路的地帶。会理城今早已為友軍包圍，但真實情形，尚不明白，鼎部因自己的任務方向，也沒有弄清楚！宿營地一連搬了幾次，十日不午才搬定。

就是十日夜，強攻会理城。強攻和以後的爆破，我想另寫一段。在会理城郊附近，自九日起，共作六日拘留。

会理 西昌這些縣名，在四川人的耳中，是包含有生僻邊遠的意義，不是什么好地方。雖然隔大涼山的蠻子不遠，但在到達的早上，自鐘城坡以下，兩側高山，中間夾一小的平平谷道，樹木蔥蘢，田疇阡陌，村庄繁密，殷實的內容，有些出於意料之外。老百姓都說城裡很不錯，商業頗有些，因為是和雲南交通的要道，許多輕工業品（如布紙烟等）都從雲南運來，四川由此對雲南輸出糖。宿營地搬了好几次，住處的房子，有土壤的，有商家的，還有貧苦農民的，都還可以。群衆都很好，劉文輝的苛捐雜稅已經把農民剝削到只剩

一張皮，一付骨头，不僅是參加紅軍躊躇，報告城裡的情形，和希望我們打城的熱烈，誰也不能忘記。一個老头兒，就同我們住了六天，跟着跑了兩個晚上，預備進城時帶路。

城，敵劉元璋三第六師守着，到的一天，駐离城很远，只從半天的紅光中，曉得會理城大燒房子；第二天下午附近搬~~到~~，切心的爬上一個山頭，望一望要攻進去的會理。長方的城垣，雉堞一串，沉默的堆在上面，不在谷道正中。所触看見的，只是滿城的房屋，用幾千萬瓦連綴的，邊緣分不清街道。高聳出的天主堂的鐘樓，也寂靜的不敲一声。南面有一個空場，僅有稀疏的人影在奔馳。一座死城，要是沒有杜聲，沒有燒房子的烟和火。劉元璋為着掃清他的附界，為着預防我們可以直逼城進行坑道作業，對附城週圍建築，特別是北面外繁勝的街道，用煤油棉花，一掃而光，光者火光也。烟幕衝上半天，和天上的雲連接起來，中間內燃着火星，四散的飛去，不斷的從屋頂上冒出來，熊熊的越着。不僅一炬放火，